



“古代名门闺秀”之班昭

续写《汉书》的太后“闺蜜”

□记者 张丽娜

班昭是个耐人寻味的女人。

她极有才干,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位有名有姓的女史学家,皇帝请她到后宫授课,太后视她为人生导师、闺中密友。

她极有毅力,守寡多年,从一而终,继承父兄遗志续写《汉书》,矢志不渝。

她是信得过的盟友、靠得住的“闺蜜”,却因推行“妇女行为守则”,被视为男权社会禁锢女性的帮凶。

在一千多年前的东汉洛阳城,她的名字是才华的代名词,她却觉得女子无才便是德,实在矛盾。

1 从丧偶女子到职业女性

班昭生于公元45年前后,逝于公元117年。当时的东汉王朝人才辈出,京城洛阳星光璀璨。

班昭出身于书香门第,父亲班彪是德高望重的史学家;大哥班固文能修史、武能出征;二哥班超投笔从戎,从洛阳出使西域,重新打通了丝绸之路。

这种家庭培养出来的女子自然非同寻常。班昭天资聪慧,自小耳濡目染父兄教诲,熟读经典,博学多才。

当时的名门闺秀,最好的出路无外乎嫁个门当户对的好人家。班昭也未能免俗,14岁时便嫁给了同郡的曹世叔,自此相夫教子,安心度日。可惜曹世叔英年早逝,班昭成了寡妇。

命运突生波折,班昭的人生开始朝着另一个方向行进——汉和帝突然召她入宫,请她续写《汉书》。

这是个出人意料却又在情理之中的邀请。《汉书》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,“二十四史”之一,与《史记》并称“史汉”。

此前,班彪、班固父子立志编修《汉书》,然而班彪只写了开头便去世了,班固则因政治事件牵连死于狱中,功败垂成。

编修《汉书》是东汉王朝的国家级文史工程,汉和帝命人四处寻找能挑起这副重担的接任者,找来找去,发现班昭最合适。

班家人一脉相承,她熟悉父兄的工作内容和写作风格,文史功底深厚,做事严谨专注。

于是,班昭一夜之间从丧偶的女子变成职业女性。她奉旨到洛城东观藏书阁工作,常年沉浸在故纸堆里,收集史料,整理、核校父兄的遗稿,终于将《汉书》中的散乱篇章编修整理清晰,并和同事马续一起将其续写完整。

这一成果轰动东汉学术圈。因《汉书》涉及古文,有些地方晦涩难懂,马续的弟弟马融——东汉著名经学家,“抛弃”了哥哥,情愿当班昭的门徒,跟随班老师研读《汉书》,可见班昭的才识及魅力。

(资料图片)

2 从后宫导师到太后“闺蜜”

汉和帝钦佩班昭,请她入宫教导妃嫔们读书学习、提升修养。

班昭的教学方式很受欢迎,女学生们尊称她为“曹大家”。贵人邓绥(su í)对班昭尤其恭敬,两个人兴趣相投,无话不谈,犹如“闺蜜”。

在班昭的引导下,邓绥以退为进,成功击败皇后,被立为新后。

汉和帝驾崩后,邓绥荣升太后,临朝执政。班昭积极为她建言献策,协助她处理政务,深得器重。

邓太后执政多年,政绩出众,天下敬服。她感激班昭,经常送班昭名贵礼物,还给班昭的儿子加官晋爵。

班昭理智、清醒,洁身自好,行事低调。邓太后需要她时,她竭忠尽智;天下太平时,她便安心做学问,与世无争。

虽然身处政治漩涡,她却得以全身而退,七十多岁时寿终正寝。邓太后无比悲痛,身穿素服,为她行国葬之礼。

3 毁誉参半的“妇女行为守则”

让完美的班昭变得不完美的,是她晚年的著作——《女诫》。

在此书中,她主张女子无才便是德,提倡女性要顺从丈夫和公婆,操持家务,生儿育女。

她在《女诫》的序言中提到,她写此书的初衷,是担心家中后辈女子不懂礼仪,出嫁后辱没门楣。还有一层原因她没说出来——历代后宫权斗,以致外戚专权祸国殃民的事层出不穷,她熟谙历史,又常出入后宫,估计是想借《女诫》提醒贵族女子安守本分。

《女诫》面世后一时洛阳纸贵,京城世家争相传抄。在很长一个历史时期,此书蝉联女子流行读物排行榜首位,被视为“妇女行为守则”,对古代女性的思想、生活产生了巨大影响。

班昭由此得到两极分化的评价:有人尊其为“女圣人”,有人说她是男性压迫女性的帮凶。

人无完人,班昭的思想有时代局限性。《女诫》被封建统治者歪曲利用,在客观上确实禁锢了女性自由。不过,真正有思想的女性,很难被“洗脑”——班昭的小姑子就不同意班昭的观点,写书反驳嫂嫂。

君子和而不同。尊重一个人,但也要敢于表达不同意见。批评班昭的声音多了,反过来也说明时代进步了。

盛名之下
其实难副

□记者 刘婷

“盛名之下,其实难副”,意思是说,很有名望的人,其才德很难与他的名望相符。这个典故与东汉名臣黄琼有关,出自《后汉书·黄琼传》:“阳春之曲,和者必寡;盛名之下,其实难副。”

黄琼生于公元86年,江夏郡安陆县(今湖北安陆)人。他的父亲黄香是二十四孝故事中“扇枕温衾”的主人公,也是东汉名臣。

黄琼最初因为父亲的关系被任命为太子舍人,但他无心仕途,以有病为由没有就任。

公元122年,黄香去世,黄琼为父守孝期满后,五官署请他当官,他没有答应。

公元127年,朝中公卿向朝廷推荐黄琼,黄琼和会稽郡的贺纯、广汉郡的杨厚一起被征召进都城洛阳。然而,黄琼走到纶氏(今登封市颍阳镇)时,又称病不再前行。

黄琼如此“任性”,有的官员看不下去了,弹劾他对朝廷不敬。

然而,汉顺帝十分大度,不仅没有追究他的责任,还下诏安抚他,要求地方官按礼节款待他。黄琼不知是出于感动还是不得已,只得继续前行。

同为东汉名臣的李固很钦佩黄琼,给他写了一封信,以表示迎接之意:“我听说你已经渡过了伊水和洛水,是不是很快就能做官为朝廷效命呢?……你如果有心从政服务百姓,现在正是时候。”

李固在信中又说“阳春之曲,和者必寡;盛名之下,其实难副”,意思是说,高雅如《阳春》这样的曲子,能应和的一定很少;很有名望的人,实际的才德常常很难与他的名望相符。就像近来朝廷招揽的所谓处士(本指有才德而隐居不仕的人,后亦泛指未做过官的士人),他们的功业都没有什么可称道的。希望你有所作为,为处士正名。

黄琼到洛阳后,被任命为议郎,稍后又改任尚书仆射。他非常能干,加上思维清晰、口才绝佳,经常劝谏皇帝,匡正时弊。

他还不畏权贵,即使得罪权臣梁冀而被罢官也无所畏惧。梁冀被诛后,黄琼又检举十多个州郡贪官。

公元164年,黄琼去世,享年79岁。举行葬礼时,有六七千位名士前来吊唁。后世人多对黄琼有褒扬之声,如唐代诗人韦嗣立在一首诗中写道:“洛阳推贾谊,江夏贵黄琼。”